

誠品：打造香港閱讀時尚

台灣知名文創品牌「誠品」坐落於香港銅鑼灣希慎廣場的綜合型書店，將於本週六（8月11日）正式開業。從去年正式宣布進駐香港至今，「誠品」的動向已引本地諸多媒體和文化人的密切關注。這間1989年以書店起家的企業，在過去20多年間，曾經歷過長達15年的虧損，並最終建立以包括書店在內跨餐飲、旅遊、物流等領域的綜合藝文體形象，成為文創產業的領先者。

本版之前曾就「誠品」的進駐多次展開討論，這次終於有機會與誠品的副董事長、誠品創辦人吳清友之女吳曼潔做訪問，試圖了解一間文化企業的思路和構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圖片由香港誠品提供



誠品同仁正在上書，一絲不苟。

記者、吳（吳曼潔）

記者：比起在台灣的書店，香港誠品書店會做哪些調整？

吳：第一個是我們大幅度提高外文書的比例。外文書在台灣是百分之十，在香港我們爭取做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此外，我們還帶來很多台版書，這些書從我們既有的每年銷售的2萬多種裡挑，一部分來自誠品選書，一部分是暢銷排行榜，這樣讓香港的民眾了解台灣人現在關注的議題。第三個，儘管香港本身有很多的出版品和出版社，我們也正在做比較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但相比之下，我們呈現的台灣出版品還是多於香港的5至6倍。還有就是這次在香港的書店面積有4萬多呎，我們也預留了做講座的地方，到時候會先找香港的作家來，比如馬家輝、梁文道、歐陽應雲雪等，再從他們開始，慢慢帶動香港的藝文圈甚至是學術圈，以及普通的老百姓。比如我們在台灣做Cooking Studio，就是針對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們主要是利用香港人對自己的了解，誠品只是提供一個平台。

記者：文化講座一直都是誠品書店的特色，在香港除了作家個人，有無考慮過與其他文化機構的合作？

吳：機構層面，主要是與出版社，未來應該會共同舉辦活動，但目前比較多的是個人。講座方面，比如這次開幕，我們會做一個香港關鍵作家的書展，這是我們策劃的。挑出這幾年來對香港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作家。另外我們也會針對書製作完成的過程，經過哪些流程，做一些分析和展覽。

記者：在具體的物理空間上，誠品有甚麼特別的考慮？

吳：我們給香港銅鑼灣店找的設計師是和我們台灣的旗艦店信義店是一樣的，我們會根據不同書區的主題，譬如文具館有一個造型，或者新書和新書榜又是一種造型，到了兒童部的造型也不同。之前我們店長也有說，同一層樓會有4種天花板。

記者：誠品如何處理和香港本地書店或獨立小書店的關係？

吳：其實這些書店本身都有他們非常忠誠的客源，因為誠品以前自己做書，曾經虧損長達15年，所以我們不希望對這些書店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們希望去刺激那些本來沒把讀書當成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人。這些人因為上班忙，平時看得多的是雜誌

和網絡，但其實他們也是能夠接受閱讀這件事的，只是不一定會去二樓書店或者商務、Page One這樣的地方。假設誠品在香港，可以把閱讀這件事做一個fashion，因為我閱讀，所以我很有時髦，而不是因為我拿LV，那麼對這些本地書店就是共同做大市場，而不是他們擔心客人會被瓜分的情況。

記者：誠品一年前就已經派同事來香港做市場調研，看到香港人讀書和習慣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誠品帶來的10萬多種書中，在選書上如何照顧不同的口味？

吳：因為誠品不是小店，如果我們的面積只有4,000呎，你怎麼挑書就很重要。誠品的規模不算小，這10萬多種書就是一個全品類的，不用特別針對特定的某一類人。只是未來我們要明白的是，同樣都可以容納，但哪一種類進多少量。不同種類的銷售數量而不是種類本身才是以後要觀察的重點。

打造有機發展的藝文場所

記者：這次合作的業主希慎，你們的體驗是怎樣的？

吳：其實我們很早就想來香港，但一直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和合適的租金。希慎經營銅鑼灣，他們是有理想的，也會在意他們的建築是不是環保，以及看重物業持續性的改裝和定位。所以他們對銅鑼灣地區的發展看得很長遠，不是蓋好賣掉就算了。他們是長期自己擁有，自己經營。你和這樣的一位業主合作，他對品質和品質都有要求，這是我們雙方契合的地方，所以雙方要求談好，配合起來就比較順暢。

記者：之前聽說誠品計劃在香港開5間分店？

吳：對，我們會希望。但要先看銅鑼灣店的反應如何，後續會在尖沙咀、中環，甚至不排除將來在沙田，我們都很希望。因為台北的人口才2、3百萬，都有20家誠品，香港有機會多開。另外，到了香港，已經建立了一套工業鏈的系統，所以不光是因為自信才多開，而是當你開越多家的時候，如果你能拿到合理的租金，各種成本相對都會降低。包括為了進駐香港，對人的訓練，如果只開一家，這個系統就只能用在一家店上。所以我們也要講

誠品銅鑼灣店9樓文學區書目冠全港。



（右至左）誠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吳曼潔、誠品總經理李介修、香港誠品營運總監李珀琪。

求一個經濟規模和效益。

記者：為甚麼選蘇州作為在內地的第一家分店？

吳：能夠一開始去北京或者上海當然是最好的，但我們在蘇州的規模是和我們在台灣101大廈對面那間店一樣大。在北京的黃金地段不容易找到這麼大的空間，而內地知道誠品的人比香港更少，到過台灣的也不多。所以你給他們看的誠品，我們希望是最完整的概念，面積就很重要。

記者：雖然您和您的同事反覆強調，誠品並不只是書店，你們也做餐飲、畫廊、物流、音樂廳等等，但我們一般人最先認識誠品的還是書。在誠品未來不斷擴大的發展構建中，書在整個產業鏈裡的比重會有變化嗎？

吳：書以營業額來說，單價是很低。但誠品做的所有無論是畫廊、音樂、電影院，甚至是旅館，我們用到的都是和書有關的主題和內容。所以誠品未來會是一個經營內容的場所。只是這個內容的商品形式，不一定要透過紙本書來呈現。產業再怎麼跨，我們還是一個有藝文濃度的品牌，這個很重要。如果你有把握做一個有藝文濃度的學校、餐廳、出租車，我們都會考慮。誠品這個品牌有他的延伸性，但核心一定是實體空間場所，這也是我們對場所的堅持。當然，未來我們也不能不要書這一塊，因為書終究是古往今來包羅萬象，這個根本我們不能忘記。但如果你只被別人認定是書店，那就走不開了。

記者：您之前是讀新聞的，現在從父親手上接管理誠品，這種角色的轉變對個人的影響會不會很大？你對誠品有沒有甚麼目標？

吳：我做報紙新聞做了一年多就停下來了，因為我覺得新聞流動得很快，做的東西很容易過時，我害怕這種感覺。寫出來的東西很快被人忘掉，我就很想做一些一樣要努力，但影像效果是比較長的。我沒有甚麼目標，我的目標是希望誠品活得長，活得好。

電子書薦

成語用不用？

文：江澄 (http://blog.yahoo.com/snowy-cloudie)

現代中文寫作經常有一個爭拗就是，到底應不應該用成語？有一派認為成語言簡意賅，幾個字即可概括一種狀況，活用甚至多用成語可以令文章更精簡，省掉許多贅語。有些人更認為成語都有典故，多用成語可以彰顯作者的文化修養，是中文好的表現。另一派則認為成語陳腐，是死語言而不是活語言，應該少用為妙。而且成語雖然是精簡，但亦弊在太精簡，用了只能形容一種典型的狀況，忽略了精確的描寫。有些較激進的成語反對派甚至認為就是中國人太習慣用成語表達，導致我們思想懶惰，總之人云亦云，凡事差不多就好了。

使用成語另一個需要斟酌的地方是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只知某成語的意思，而不知其來源，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這情況下，有時以訛傳訛就會用錯成語，笑煞大方。

記得小時候中文課程有不少成語故事，八、九十年代無綫電視亦製作過《成語動畫廊》，每集幾分鐘簡介一個成語故事，猶記得動畫主角叫YY，也是早期香港自製動畫的代表作。隨著課程改革，現代中小學課程已少講成語故事，YY也成了集體回憶，現代的中小學生不懂成語的來由，亦無可厚非。

有見及此，著名兒童作家阿濃以幽默精警的筆觸寫了《古典今趣》一書，選取四十個常用的成語，以小故事的方式道出成語背後的典故。這些小故事幽默之餘更再現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非常值得一讀。

例如我們經常聽人說「東床快婿」，意思是很理想的女婿。為甚麼理想的女婿要睡在東床而不是西床？難道因為睡在向東的床的人因為日照會較早起，較勤奮，所以是我的女婿人選？不要笑，在看《古典今趣》前，我真的這樣想過。

原來東床快婿是來自「坦腹東床」這成語。話說晉朝太傅郗鑒要替女兒郗璿挑女婿，他派了一位最會看人的門客到丞相府提親。丞相有幾個兒子，大方跟門客說：「孩子都在東廂，你可以自己去揀。」郗璿是有名的美人，丞相兒子們知道門客來看他們，個個都早有準備，有個在寫字，有個在畫畫，有個在練拳，見到門客都殷勤招呼。唯獨有一個好像渾不知有人來一樣，露出肚皮睡在東廂床上。門客將情況如實向太傅報告，結果太傅就選了這個坦腹東床的傢伙做女婿。太傅也果然好眼光，原來他選中的是王羲之，中國最有名的書法家。

讀這個故事不但知道了「東床快婿」這四個字的由來，還看到中國人挑女婿注重性情德行多過才華的一面。有錢人家挑女婿最注重對方是否老實，最好是坦蕩蕩，胸無城府的人。太乖巧，才華太外露，太會討好人的都不在考慮之列。這雖然是晉朝的故事，但放在現今社會亦未必不合用。正在追求富家美女，想走外父外母政策的男生不妨注意一下。



書名：古典今趣
作者：阿濃
出版社：突破
電子書售價：美元5.99 (約港幣46.7)
實體書售價：港幣48
特別鳴謝：首尚文化 (www.handheldculture.com)

「推敲」一詞來源自詩人賈島，他邊騎驢邊吟詩，為「僧推月下門」抑或「僧敲月下門」反覆思量，甚至闖入了官家的車隊也不知，被人拿下驢來，幸有驚無險。好一個傻癡癡的詩人，既可笑又可敬。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IME 《時代周刊》16/07：

暑期過半，剩下的時間不如看幾本好書，沉澱心靈。《時代》編輯請來各位小說家、專欄作家做心水推薦。其中，擅寫運動員故事的作家Jack McCallum推薦了幾本和奧運會有關的書：Willam Oscar Johnson的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對圍繞奧運會背後的黑色交易充滿了尖刻的揭露。還有回憶錄Leni Riefenstahl，這位女性曾是希特勒的御用電影攝影師。雖然拍過《意志的勝利》，這本書還是將她描繪成



不只是拍政治宣傳片的藝術家。此外，還有William Weatherby的Chariots of Fire，講述的是兩名參加1924年奧運會的英國跑步運動員的故事，有關職業和業餘之間的較量。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21/07-27/07：

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41歲去世，生前共寫了6本小說，也來得及享負盛名。一股名為「奧斯汀主義」的次文化潮流也應運而生，不斷深挖着有關這位女作家的傳奇人生。有兩本和奧斯汀主義有關的新書近日出版，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這種主義背後的激情和組織的擴張情況。英語系教授John Mullan在What Matters in Jane Austen? Twenty Crucial Puzzle Solved一書裡，對奧斯汀的小說都做了文本的細讀，並挑戰傳統的文學批評，使之更富趣味性。他在書中提出很多無厘頭問題如：「為甚麼去海邊是危險的？」而Claudia Johnson的Jane Austen's Cults and Culture則討論了有小說迷形成的次文化的發展和演變。



The Guardian 《衛報》03/08：

作家Jonah Lehrer曾因為撰寫一系列入門書籍而聲名鵲起，他讓那些難以明白的科學和道理變得淺顯易懂。但最近這位仁兄出了一點麻煩，事源有人發現他在有關搖滾樂手Bob Dylan的新書中，編造了一段音樂才子的引言。結果出版社迅速撤下已上架的書，Lehrer也辭掉了自己在《紐約客》的工作。當然，Lehrer絕不是近年唯一一位因為寫作醜聞而辭職的名作家，也不是第一個作品受到質疑的人。作家John D'Agata在今年出版的新書The Lifespan of a Fact中，就講述他自己如何在面對雜誌編輯的質疑時，努力澄清自己文章的真實性。作家甚至將他與編輯激烈爭論的電郵內容也收錄進書中，討論非虛構小說到底能不能有文學創作成分。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06/08：

通常人們都將科學視為一種絕對中立的領域，並不會受到科學家自身的政治以及國籍的影響或左右，科學家們也是嚴格的依照科學數據說話。但事實並非如此，科學家們常常需要面對來自政治和文化上的考驗，並令他們正在開展的工作變得複雜起來。另一方面，也有人發現，科學家的文化背景也不常常成為他們科研的阻礙。Steven Gimbel的新書Einstein's Jewish Science: Phys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就發掘了影響科學家愛因斯坦進行科學探索的猶太文化。作者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古代猶太人的哲學有相似之處，比如他們認為倫理要放置在一個特定的語境下理解。有評論人認為這樣的說法顯得牽強附會。

